第一章

看不见的威胁

一切都不对劲儿。

灾难笼罩在费尔内一家头上，就仿佛那盘旋在天空的秃鹫，目光直逼自己的猎物。

费尔内，也就是佩吉·苏的爸爸，是个木匠，专在离地面百米高的金属梁架上工作，因而工作时得时刻小心，以保持身体平衡。就是他，有一天晚上下班后，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里。

“我不懂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，”他含含糊糊地说，“但我确实感觉有东西像是要把我推向空中。当时，我正站在摩天大楼顶一根钢梁的中央，看着六十米下面的第二十二街的人行道，这时，我突然感到有两只手搭在了我的胛骨上……我这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辈子还没有患过什么恐高症呢，但这回却……真见鬼！我真以为自己要一头栽下去了呢，但当我转过头去看时，却压根儿什么人也没有。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，也许，我太老了，不适合干这个行当了。”

妈妈和朱莉亚大呼小叫，她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费尔内的话，可佩吉·苏却在一旁静静地思索着。她很明白，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他今天差点出事。事情很简单，隐形人企图杀了她的父亲。

“我早就有心理准备，”她心想，“那次蓝太阳事件，是我让他们的计谋无法得逞，他们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才来报仇的。”

自从他们家丢弃了那又老又旧的移动房屋之后，一家人便搬到了城里来住。从那以后，佩吉还没有在临近地区发现过什么“幽灵般”的动静呢。这事非同寻常，直觉告诉她，她的夙敌一定就躲在附近。

“他们一定是采取了另一种计策，”她想，“我必须处处提防才行。”

爸爸由于受摩天大楼屋顶事件的刺激，说是再也无法回去工作了，因为在那上面他缺少安全感。

“我知道这样做很蠢，”他不断地重复，“但有个念头老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我认定摩天大楼上有东西在等着我，是一个隐形的敌人要将我推下楼去。也许我真的疯了。”

不，他没有疯，当然没有疯，只是，和所有的大人一样，他并不清楚这是幽灵作怪的小计谋而已。

蓝狗也表现出焦躁不安的迹象。佩吉·苏是在离开普安布鲁夫时找回蓝狗的，在那个地方，由于幽灵在蓝狗身上施了魔法，一段时间内，它活得像个主宰城市的暴君。今天，虽说它那身靛蓝色的毛发不复存在了，但还是保留了心灵感应的特异功能，特别是非得打上黑色领带、四处闲逛的滑稽怪习惯。它经常对着佩吉·苏的姐姐，也就是朱莉亚，施催眠术，好让她在自己走不动时，像抱小宝宝似的把它抱在怀里……当它吃腻了从超级市场买来的罐头肉酱时，它就对着两个女孩的妈妈发威，好强迫她为自己精心做些小菜。而这个女人总是乖乖遵命照办，像得了梦游症似的。

有时，它宛如小精灵，会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，忽忽悠悠地飘进佩吉的脑海里，就仿佛放在火上的煎锅里的一块奶油，刺刺作响，香气四溢。

“这可不好，”佩吉说，“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得走，走得远远的……越远越好。”

但事情却很快就越来越糟糕了。

自从爸爸失业以来，费尔内一家就祸不单行。他们必须搬到一间破旧的木屋里去，那屋子的外墙油漆早已斑斑驳驳，活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蜥蜴。佩吉·苏不喜欢这个底楼的新居，因为阳光总是难以射进来。黑暗好像已经永远驻扎在这间屋子里，即使它们的工作时间结束了，也不愿下班，赖在佩吉家里了。

“千万别在我们一转身离开家了你就马上开灯！”爸爸、妈妈一早又得上街去找工作了，临走不忘叮嘱佩吉，“我们可得节约，你知道的，我们现在可没有多少钱了。”

佩吉·苏当然知道，但黑暗却令她不安。于是，爸爸、妈妈刚出去没多久,她就按下所有的开关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灯全亮了起来,而此时,蓝狗的声音在她的心灵中回荡起来,它发出同样的指示：“必须走。幽灵已经发现我们，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的……”

“走，”少女佩吉嘟囔着，“说说容易。搬家是要钱的，而我们现在就只靠朱莉亚在快餐店的工资过日子了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蓝狗轻轻地说。

老天保佑。有一天晚上，爸爸回到家里，高声宣布终于找到工作了。虽说和自己的本行相去甚远，但他一点也不后悔，甚至还感到一阵轻松，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再爬那高高的脚手架了。

“我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，”他向全家解释，“离这儿很远，在沙漠的尽头，是去看管一个已经挪作他用的飞机场，好像机库里面还停满了螺旋桨飞机呢。飞机的主人害怕有人来偷，他们希望把这个飞机场改建为一个飞行博物馆，好吸引各方游客。那个地方和我们现在所待的这个潮湿的城市很不一样，一定能让我们换换环境。赶快整理行李，我们立刻出发。”

佩吉·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似乎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不过，她很快就会发现，自己高兴得太早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二章

海市蜃楼

旅行好像没有个尽头，天太热了，佩吉觉得自己活像一块胡萝卜蛋糕，正被放在烤箱里，承受着最高温的炙烤。

“我也快变成烤羊腿了……”蓝狗喘着粗气，二十厘米的舌头伸得长长的，“再有十分钟，我这块烤肉就成了，可以上桌了。”

它这么说并不夸张，自从费尔内家的汽车离开主干道转入荒漠小路后，太阳就火辣辣地晒在车顶上，而且一直究追不舍。空调器轰鸣着，仿佛飞机的螺旋桨，却根本无法将空气冷却下来。

爸爸决定把汽车停在一家小酒吧的停车场上，好让引擎冷

却一下。

“真是地狱！”朱莉亚哀叹起来，“阳光这么厉害，我的天然发色都要退掉了。今晚上我的头发看起来一准像稻草，真可怕！”

全家人都赶快跑进酒吧的回廊，躲在凉棚底下。这间酒吧破破烂烂，一阵风就可以将它吹倒。酒吧的外墙上居然挂着几只奶牛头，并且长着长长的角。

蓝狗重又抬起头来，嗅了嗅空气。

“怎么了？”佩吉·苏问道。蓝狗的鬼样子显然令她不安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蓝狗坦言，“我不喜欢这个地方……有危险。我听见有孩子在哭……是些隐形小孩。到处都有……他们散布在各个角落。”

小女孩听罢双眉紧蹙。像所有动物一样，蓝狗总是经常有一些特异感受，而佩吉也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蓝狗的所有警告，哪怕是小小的警告。

她仔细地观望着一望无际的荒漠，没有发现任何幽灵。

“你是说孩子？”她着重地问。

“是的，”蓝狗肯定地说，“有好多呢……他们叫我们赶快回头走，千万别掉进陷阱。我听不太清他们的话，他们的声

音混杂在一起了。好像他们就包围在我们的四周，你难道没有觉察出任何怪异现象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虽然天热得要命，可佩吉·苏却忍不住直哆嗦。沙漠上没有任何让人感兴趣的东西，有的只是一望无垠的黄沙。在暑气的炙烤下，黄沙似乎在震动，沙影让人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。

突然，一块斑驳的牌子吸引了少女的目光，上面写着：

小心海市蜃楼魔景！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喃喃自语着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声音非常大。

“这是要我们小心那些你自以为亲眼看见的东西。”从佩吉背后突然传来这么一个声音，真不知趣。

佩吉吓坏了，她背后有一位老先生刚从凉棚里走出来。他大概是印第安人或是墨西哥人，穿着一身白衣，头上戴着一顶退色的大帽子。他看起来年龄很大了，皮肤呈砖红色，脸上布满了皱纹。

“你知道什么叫海市蜃楼魔景吗？”他问，继而又解释起来，“这是由暑热形成的一种幻觉，是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

西。阳光照射在沙子上，经折射后便产生了这些鬼魅魔景……这些魔景多半是绿洲，当你直视前方时，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些沼泽、湖泊，但当你真的向它们走去时，一切又都没了踪影。”

“谢谢您提醒我，”佩吉喃喃道，“可这些我都知道。”

那男人露出一丝苦笑，没法看清他的眼睛，宽檐大帽子遮住了他的双眼。

“是的！”他冷笑着说，“你们美国人当然什么都懂！但在这里，情况可大不相同。这些海市蜃楼可是会伤人的，非常危险……,,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当你走近这里的海市蜃楼魔景时,它们并不会消失。相反，它们会变得越发真实，那是通往其他世界的门户。千万别进去，你听见我的话了吗？如果你在沙漠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千万别走过去碰它们。”

“帕科!’这时,酒吧的老板叫了起来，“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去打扰客人！快滚出去，再不出去，我就打得你屁滚尿流。”说着，他转过头来向着佩吉大声招呼，“小姐，千万别和他计较，他上了年纪，头脑不清，是个乡巴佬。生活在沙漠上，经常中暑，他的脑子已经不正常了。你不知道，他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轻时曾差点渴死在沙漠里。自那以后，他就有点胡言乱语了。”

佩吉很想替墨西哥人辩解几句，但那人却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，他去了哪儿呢？

“他像影子，一溜烟就不见了，”佩吉想，“他该不会是被阳光溶解了的影子吧？”

佩吉回到父母身边，浑身感觉很不舒服。他们正坐在一台古董电扇旁，扇叶的轰鸣声使他们根本无法交谈。他们要了汽水，也给蓝狗要了一大盆清凉的水。蓝狗十分警觉，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。

“沙漠里藏着些东西。”蓝狗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，把这些话传到了佩吉·苏的脑中，“戴宽边帽的那个先生没有骗人，我们必须加倍小心。”

由于天太热，没有人真觉得饿。朱莉亚一想到自己竟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，就忍不住抱怨起来。

爸爸不乐意了：“这只是暂时的嘛，我总会找到另一份工作的。再说，那些被丢弃在仓库里的旧飞机说不定也挺有趣，我小时候就梦想能够开战斗机。”

“问题是，”朱莉亚立刻反驳，“你小时候是个男孩子，而我呢，我是个女孩，这些废铜烂铁只会让我看着心烦。”

全家人继续赶路，当爸爸正准备钻进驾驶室时，他也发现了那块提醒所有开车人小心海市蜃楼魔景的金属告示牌，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。

“这只是吓唬吓唬旅游者的玩意儿，”他冷笑道，“如果凭这种方法就能吓唬住那些度假人，那未免也太简单了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小男孩走了过来，手上挎着一只篮子。

“一个印第安小孩。”佩吉这么想着，“他看起来真可怜，像是被吓坏了。”

她还看见男孩的篮子里放着许多太阳眼镜，镜片的颜色怪怪的。

“很便宜的，”男孩介绍着，把一副太阳镜递给费尔内先生，“我们自己做的……这可是有魔法的太阳眼镜，可以让你们免受海市蜃楼魔景的伤害。”

“就这眼镜？”佩吉·苏的爸爸一脸的嘲笑。

“这镜片……”男孩用蚊子般的声音轻轻地说着，“能过滤掉从沙漠中折射出来的邪恶魔景，戴上它们，你们或许还能因此逃过一劫呢。您知道吗？许许多多人都在这条道上丢了性命。我们找到过他们的车，空无一人，行李也还都好好地放在后箱里，而他们人呢，都跑去寻找那海市蜃楼魔景了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费尔内不耐烦地打断了小男孩的话，他最不喜欢这些扯淡的废话，“你以为我会信吗？难道我真的看起来像傻瓜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！”印第安小男孩委屈得快要哭了，“我可不是骗子。如果您不听我的话，沙漠里的魔景会把您吃掉的。”

他无法再为自己辩护下去了，因为酒吧老板出来赶他了，就像先前赶帕科一样。男孩挎着那篮子奇怪的太阳眼镜，飞也似的逃跑了。

“嘿！”费尔内先生嘟囔着，“这小家伙的话是真的吗？真有人在这荒漠中失踪了吗？”

酒吧老板显然很为难，不安起来，说话吞吞吐吐。

“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！”他终于决定说了，“游客总是粗心大意……总有人离开大道，到一边去拍照。沙漠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，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的。”

“我可不是游客。”佩吉爸爸不开心了，“我是来这里工作的，我是魔景飞机场的新保安。”

一听到这个消息，老板更是不安得双眼大睁。

“在那个地方工作,可没什么有趣的,那个飞机场废弃了已有三十年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佩吉·苏问。

“发生了太多的事故。”老板忍不住感叹起来，“还不是海市蜃楼魔景惹的祸，飞机驾驶员都被沙漠中的这些幻景迷惑了。他们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些东西……然后就撞上了嶙峋的丘陵。如果你们肯到附近去探险，就会发现沙漠里埋着十几架飞机的残骸呢。”

“可为什么所有魔景就都只出现在这里呢？”佩吉·苏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老板耸耸肩，懒懒地回答，“也许是因为这里太热吧，阳光太强……就这样。”

看得出，他已经不耐烦了。

他站起身来，慢慢地转过身，却又抛出这么句话：“总之，不管你们看见什么，千万别停车。这是我作为朋友给你们的忠告。”

说完他真的抬腿走了。

“神经病！”朱莉亚小声地说，“见鬼！我们又一次扎进疯子堆了。”

妈妈热得满脸通红，不停地用手帕擦汗。她是爱尔兰人，肤色白皙，禁不住烈日的暴晒。

“别担心，女孩们，”爸爸故作轻松地宣布，“在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人的行为会变得古里古怪，那是因为他们太孤独

了。但实际上，他们绝不是坏人。”

“不，他们不是坏人，”佩吉·苏忍不住在心里想着，“坏的是海市蜃楼魔景。”

蓝狗浑身发抖，双耳低垂，一脸愁容。

汽车离开了停车场，重又驶上了尘土弥漫的小路，朝天际方向驶去。路两边火红的岩石，被鬼斧神工之力雕凿后，煞是好看，但终究从中透出不祥的气息。

“这岩石像是被怪兽啃咬过。”蓝狗又朝着佩吉发出心灵感应的神力，“一定是的，看呀，这不像是一个巨兽在岩石上磨牙吗？对我来说，一只旧鞋子就足可以让我磨牙了，但它却用了这一整片岩石！”

“住嘴！”佩吉·苏变得很紧张，“别再添乱了！”

车里没人说话，要知道，费尔内一家还从没有到过这么一个令人可怕的地方呢。

“哦,看那里!’朱莉亚突然大叫起来,手指隔着玻璃窗指着窗外，“你们看呀，一辆被抛弃的汽车。”

她说得对，那辆汽车停在小路边上，车门敞着，沙子灌进车厢，布满了每个坐位。

“见鬼!’费尔内先生嘟囔着;‘这车不算太旧,还是蛮新的一款车呢。”

“车的主人上哪儿去了呢？”妈妈呻吟着，“费尔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该不是也想停车吧？”

但他的丈夫已经把车停了下来，所有的人都下了车，只有妈妈瑟缩着身子躲在车里，并央求女孩们赶快回来。

爸爸绕着那辆被黄沙覆盖的车子走了一圈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蓝狗的声音又在佩吉·苏的脑海中响起，“他们的行李还放在后座上，还没有被沙子全部盖住，仪表盘上放着一架价格昂贵的照相机。照相机没有被偷走，就说明连小偷都不敢冒险到这里来偷东西。”

“我也在这么想，”少女回答道，“这可是坏兆头。你还一直听到小孩的哀号吗？”

“是的，凄惨的哀号。而且，此地沙子的颜色也非常奇怪，是一种活的颜色。”

“活的？”

“是的……好像并不是真的沙子，而是别的东西，比如，一只猛兽，它身上的微粒分子正随风飘扬。”

费尔内先生重新回到车上，双眉紧锁。

“真奇怪，”他一边发动汽车，一边说道，“没有人来取回这辆车，可这明明是辆新车，甚至没有任何小偷来把它的引擎卸下来，确实有点反常。”

他发动车走了，在距离第一辆车十公里远的地方，佩吉又发现了第二辆被抛弃的汽车。这一回，汽车偏离了小路，陷进了沙漠，几乎被沙子覆盖了。爸爸决定保持沉默，以免惊扰佩吉，她已经闭上眼，头稳稳地倚在靠背上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事实上，气温高得让人难以忍受。佩吉觉得很奇怪，居然没有看到仙人掌着火。

“必须停车，”爸爸说，“否则我们会有抛锚的危险。我得把车停在那块岩石峭壁的下面，那儿有片凉棚。”

“女孩们，我不准你们出去！”妈妈大叫起来，“石头底下一定到处都是毒蝎子。”

“蝎子是晚上出来的，”佩吉这么说是想安慰妈妈，“它们不喜欢太阳。”

费尔内沿着一块尖利的岩石边将车子停稳，那岩石仿佛巨大的食指，拔地而起，直指天空。

“不如利用这个阴凉地睡一小会儿，怎么样？”爸爸建议道，“我们还只开了一小半的路呢，睡觉是耐心面对苦难的最好方法。”

实在难以想出还有什么事情可做，于是大家决定打开车门，调低椅背，试着休息。爸爸已经把引擎盖掀起来了，好让

马达凉一凉。一刻钟后，除了佩吉和蓝狗，其他的人都已经昏昏沉沉了，佩吉担负着站岗放哨的任务。爸爸、妈妈以及朱莉亚对此地酝酿着的阴谋全然不知，而佩吉本人对此也只是有种隐隐约约的感觉，因此，她必须守卫在家人身边，而且还不能让他们知道。

“你感觉到了吗？”蓝狗突然在佩吉心灵的角落里悄悄地说；“空气中有东西在蠕动……正慢慢地凝聚、组合在一起……”

“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正在排列组合，好像一副拼版中的无数块画面，正从地面冒出来。小心啊！”

少女的前臂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，脖子上也传过一阵触电般的颤抖。她什么也没看见，但她也猜出一定有什么诡异的事情躲藏得无影无踪。突然，一幅影像展现在她面前，就在沙漠的正中央，仿佛长轴画卷，画轴正同时向两边展开。天空宛如被剪过的幕布，牙口不齐，而就是这撕裂的缝隙，半掩半闭中引向另一个世界……非常不同的另一个世界。佩吉睁大眼睛，看见一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孩子，头戴鸭舌帽，脖子上缠着羊毛围巾，打扮得怪里怪气的，正在追逐游戏、打着雪仗呢！

她朝前迈了三步，显然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施了魔法。在山坡顶上，有一座小木屋，有一个雪人，雪人的脸上插着胡萝卜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